公羊春秋經傳通義

春秋公羊經傳文公第六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穀梁傳曰繼正卽位正也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解詁曰據奔喪以非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會葬禮也解詁曰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謹案左傳云內史叔服周官內史有下大夫二人是下大夫書且字之證范武子曰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解詁曰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死生異也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解詁曰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謹案髡弒錄日知所聞之世始進楚得日卒與中國同足明商臣不卒者以弒父大惡絶也

春秋有弒父者三般爲楚所討止未成君故獨得於衛臣見法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言晉侯及者時秦伐晉以報殺之役常例受伐者爲主也大夫不敵君師得敵君者重師也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唯凶事無避

丁丑作僖公主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

解詁曰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謹案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覲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司農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與設玉加金事亦同

矣蓋古主之遺象衛宏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與何氏說尺度有異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解詁曰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見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謹案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謂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主道也虞而有主則重無事故埋矣練而有吉主虞主無事則亦埋矣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人受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彼似用殷主綴重之法故武公虞主於時猶存

練主用栗解詁曰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謹案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于堂兩楹之間一說埋之于廟北牖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何氏所称殊非師說鄭司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尤似

漢疑不合禮意論語問社古文作問主而其說亦爲社主唯張侯言宗廟主主今從師皆依用之說叔重曰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夏人都河東宜松殷人都亳宜柏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廣森聞之逸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北社唯槐西社唯栗故栗之字古文从二卤上加西言西方所宜木也戰栗之對是以爲失若乃廟主用栗或當取耆栗之義云爾

用栗者藏主也

衛次仲說藏之于室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解詁曰質家藏于堂

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蓋殷練而祔則作主當於祔周卒哭而祔練然後作主壞廟魯自非公之喪始不三年無復練祥之節雖祔從周法而襲殷主於祔之名是以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道皆事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舊章遂乃摘過直逾練縮未作主矣喪畢不懷故作主非時不

譏後時乃譏內大惡諱舉其可道者焉

傳復刺其從不能者為未沒喪納幣故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解詁曰據晉陽處父伐楚救江諱與大夫盟也諱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貶處父者起實公也于防不去氏說見前又高傒無別見若直言傒嫌是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方起公盟陽處父既於伐楚以名氏見則不氏不嫌微者乃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春秋無遠辭唯義所適解詁曰不地者起公就于晉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

黃仲炎曰垂斂之盟士縠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以士縠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遭禍此其效也

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解詁曰云言也言有災

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致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解癈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異考異郵說分為四部各有義焉今據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為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為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固已異矣自是冀其雨以至于歷月又月異之甚也春秋異天勤民覽其辭者見其志焉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大祫也稱大祫者對時祭之祫爲大也時祫不及毀廟故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彼則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祫烝者也經不言祫言大事者重是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戎稱大事書曰我有大事休是也祀稱大事此經是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解詁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大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自外來曰升五年而再殷祭解詁曰殷盛也謂朱再殷祭者再祫也閒無事則舉焉或遊二歲或曠一歲總其率較五年而再祫取象天道五歲再閏以爲疏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徵緯之言

大禘者事天之名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鄭司農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韋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先師舊訓有自來矣商承玄鳥之祥周受履敏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于天而周人以嚳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是以配嚳于禘配稷于郊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禘先于郊非祀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敵俱爲時祭更不見大禘之文漢儒誤混禘名于大祫唐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禘以稷配嚳又推之而言魯人僭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實不禘文王也

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

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解詁曰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

也謹案後漢梁太后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于閔上孔子譏之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周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賈公彥曰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廣森謂臣子一例此傳明文周賈之說蓋得穆理僖於閔實兄弟一然傳曰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左傳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僖之先閔非直以臣越君乃卽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何者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雖纔立也是必嘗爲臣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族屬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是也由廟制言之僖公將因祀莊于祖祀閔于禰詩曰新廟奕奕毛公傳以爲閔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禰僖而祖閔父之所不禰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禰子亦不敢不祖也令僖必禰莊群則有閔宮加四親廟

而爲五而可乎俗儒惑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也爲人後者後其廟重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自始立廟即定禰祖之名又其上一昭一穆而四廟備嗣爲君者迭居迭毁凡新主則必納禰宮不以倫序而與若周之初孝王嗣懿王則懿之叔父也然祀懿必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躋懿上是即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亦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人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天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爲一世諸侯以國爲體以一君爲一世固不與士大夫恒禮同而春秋之際家世其爵祿雖大夫猶有爲兄後者同矣況天子諸侯之兄弟有君臣之分者耶高閔曰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之以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徐邈言若兄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廢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長

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非兄弟相代而其祖亦當遷耳豈得故存哉即如逆言使有兄弟六人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合宗廟猥衆昭穆雜積而鬼有不記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解詁曰據逆在四年三年之內不圖婚解詁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月

年之內故云爾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難不言吉祫意三年之恩疾矣解詁曰疾痛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恩痛之至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非爲人忧也稱情而立文焉爾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蓋哀追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然而先王爲之中制斷以五五猶且葬而有變練而有除將使不肖者皆易跂及焉如是而情不逮者謂之無人心矣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解詁曰据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爲非獨娶也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解詁曰主於己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文公誠有人心欲變末失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而設汲圖婚內實不哀也譏必於其重者■婚惡重於祫故

大事不復譏從常辭而已左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青盲曰喪服未畢而行婚禮左氏爲短董仲舒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于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質兩備然後其禮成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解詁曰王子虎即叔服也名者卒從正

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故有赴弔之禮而春秋以其恩錄之也尹氏卒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爲差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螺于宋音義公羊前後經螽皆作螺

雨螺者何死而墜也解詁曰以先言雨也墜墮地也不言如雨言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辭董仲舒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脩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螺墜謂之雨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何以書記異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解詁曰象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解詁曰據兩之當先言救也非兩之當重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違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爲諼也解詁曰諼詐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沈武子曰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解廣森謂將尊稱將將卑稱人固經之達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師貫至此始見可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遣微者苟動大衆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貴卿率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端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解詁曰據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略之也解詁曰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故爲略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解詁曰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畧之謹案不稱夫人不稱氏皆略之之辭不言如齊者明非齊侯女得言于齊者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娶大夫氏者言婦姜則其氏已見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絕正其義也不月者亦爲略之故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衞侯使甯俞來聘（音義）甯俞與左氏經同而賈逵云公羊曰甯遬者所見本異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者何口實也（解詁曰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謹案白虎通義曰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不合周禮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解詁曰且兼辭以言且知譏兼之也謹案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賵今榮叔以正使兼之故譏也不言來者及事之辭也旣殯乃含得爲及事者

越境逆使理不得殮前必至故維記曰含者坐委于殯東南䣛有葦席既葬蒲席言近者既殯而至遠者既葬而至可也釋癈疾曰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餘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賵之其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胡康侯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貴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廣森謂仲子之賵其使不過宰士況桓母本貴至是僖公之母直以妾媵儼然匹嫡而天子再遣其上大夫來又賵者卑事亦使貴使親之失正甚矣故賵仲子言天王賵成風則不言天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解詁曰風氏也任宿顓臾之姓

王使名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不月者自殽之役後春秋遂以狄道示秦故略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辛卒 音義舊同二家經作業疏云正本作辛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讙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諸侯之喪當使下大夫會葬時尊晉故上卿往非禮也內會鄰國葬多矣其非卿行則使者不書明使卿書者譏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問射姑與處父同罪耶抑他故也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解詁曰自上言泄下曰漏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君襄公也將爲中軍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廢者已命而罷之之辭時更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

使將射姑怒出（含怒而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襄公沒乃刺之以報其宿怒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解詁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瀆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非年年常有之月也十二月各有其政著于明堂月令閏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頒朔不及頒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于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者何通可以已

也解詁曰朔者因視朔政朔無政而朔故加猶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

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解詁曰據取叢也內辭也使若他人

然解詁曰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諱案內再取須朐尤失正當識故特爲諱辭

遂城郚解詁曰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衆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成公也成公共公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殺之事良由生失其政沒乃致亂故罪而略之與

宋人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眜以師奔秦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解詁曰俱無勝負此晉先眜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据奔無出文知先眜也貶曷爲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解詁曰經言以師奔秦故知然也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秦師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稼襄公卒太子夷皐幼背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眜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眜返而趙盾更謀吏违定位起師禦秦人于令狐特先眜將下軍自以本設使逆雍內懷疑貳交綏而退遂率其下軍之士奔秦晉始謀立雍非正趙盾悔之是也而眜眜于大義私其身謀輒以師外故舍爵而貶眜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不與爲人臣者可不戒乎不言出解詁曰据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遂在外也解詁曰起其先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徐彥曰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但皆爲楚地亦明矣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解詁曰據新城盟諸侯序大夫名）

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昳晉大夫使與公盟也（解詁曰以日過指曰昳謹案時公後至夫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自趨循進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故稱諸侯于上而以不序起其事也不日者不信明也不致者從會大夫不致例起實盟大夫尤甚【音義】昳大結反本或作眣音瞬）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文襄既沒晉靈幼主雖世長夏盟春秋未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日不與信辭

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解詁曰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君使臣至于不可使恥甚故辟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別于至黃責有疾也時敖有所私女于莒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絕但責其復未若廢父惡甚故加月起有罪不可使往則

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解詁曰正其義不使君命壅塞何以不言出解詁曰據慶父言出奔遂在外也傳言在外明出境乃奔矣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解詁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空爲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等不名前不官舉者彼直一事耳此殺與奔各一人若云宋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則漫無區別不成爲文故以其官識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據家父當稱使

喪未君也解詁曰時王新有三年喪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
位矣而未稱王也有事于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未
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
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
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
之所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据經曰公卽位則
王者有踰年卽位之禮亦可以推据武氏子毛伯
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嗇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
者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
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
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贅是以人道浹而
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
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
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踰年稱公矣則
以比貫類以辨附贅者大得之矣

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奪先君之末年改今君之元祀其義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踐阼不主奥三年之內常若父存不可曠年無君解詁曰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解詁曰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涼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董仲舒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

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未稱王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問未稱王則曷為以王者無求之義責之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解詁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謹案是子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王者不奉祖法且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解詁曰奔父母之喪也言如齊者大夫緊國惠士奇曰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為之說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据平崇定靈不書葬不及時書匡王簡王

景王過時書桓王我有往者則書解詁曰謂使大夫往也恐文公不自往故

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

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謹案此主書與獻六

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

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譏使卿會葬疑若得禮

而重譏之故禮之爲用在乎別微也五經異義曰

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

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

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

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易下邳傅甘容說

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

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君之閒也天子於諸侯無

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書也天子於

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

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

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

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

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謂越紼奔喪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晉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襄公沖穉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解詁曰出竊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殺稱及者相累連及之辭其不稱及者同罪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解詁曰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謹案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何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

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為陽行謹案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獨言地震者皆据魯書也時以政在公子遂所致京氏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爵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于中國也商臣弒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因不待貶絕而見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據遺頗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嘗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登畫而與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以為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為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曷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令惠僖尚在何以稱之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所以子房母上者直為僖公先襲襚辭亦先致之故耳僖公成風兩言之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

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稱言豈可以一端盡矣不解言來者不及事則與宰咺同例可知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復稱國者秦晉搆怨起于襲鄭秦爲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但即殺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罙起下稱伯焉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爵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言及不言主名蓋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覩諸侯體敵得

盟無取諱

不言公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座主莊侍郎爲廣森說此經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麇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弒父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尚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摟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弒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閒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言昔衞州吁弒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弒作篡之難作魯翬會之卒之弒隱者翬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察於彼經曰衞州吁弒其君完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弒其君與夷蔡人殺陳

伐則知黨弒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覩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楚子麇侯次于厥貉又至于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則知𥚃弒父之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臣有亂家有俗入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縷雖其所染履霜乘火寧可不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圈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叔彭生即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正之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者何以所聞之世敗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長狄也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之魯者僑如也之晉者其弟焚如也事在晉襄公六年之齊者榮如也事在齊惠公二年其言敗何解詁曰據敗者內戰文非殺一人也大之也解詁曰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使如結日地期大戰何以書記異也長狄本漆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大荒之東徑阻險絕忽爾佚若中國非問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夫鍾郕邦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兄弟辭者爲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衞侯衎出奔齊是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解詁曰據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解詁曰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謹案殷八字積子仲周人字積子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者二而皆爲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啖趙以稱子者爲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甚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

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

遂者何秦大夫也卽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學記術有序月令審端徑術鄭司農並讀爲遂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此秦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有大夫者至此始能修禮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荀卿子亦曰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解詁曰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謹案自此已下引秦誓文以證繆公能變之事尚書作惟截截善諞言玉逸楚詞章句引書亦云諓諓靖言

蓋古今文異也李尋傳曰昔秦繆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

俾君子易怠解詁曰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惠棟曰尚書怠作辭籀文辭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

而況乎我多有之書云我皇多有之此以況訓皇穆天子黃竹之詩曰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甫刑大傳曰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司農注皇猶況也故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況而熹平石經又作兄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倉皇況之為兄古文也皇之言況古訓也

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解詁曰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謹案一介猶一个也彼諓諓巧言者雖少猶足惑其君而況杞子逢孫之徒我多有之乎惟一个臣

如蹇叔子者是難得也左傳美秦繆終用孟明尚功利耳此稱其悔過思賢誠合君子之所取也若乃帝王之書終以秦誓有微旨焉又豈獨善其能變而已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左氏所謂交綏是也先晉人者此亦秦伐晉見晉爲主也不言及者秦晉之爭益矣是役以後乃少寧居將於是挍其功罪設以晉及秦則爲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爲與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矣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耳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

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矢其文德治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讐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

局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辭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綿十三載故雖戰不出頃而衆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衆遭罹之害二國之舉均矣爾雅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季孫行父率師城諸及運孫復曰率師而城畏莒故也運莒魯所爭者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邾婁子蘧篨卒邾婁文公也前用鄫子于社失德重卒當貶去日知不然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解詁曰魯公周公子伯禽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為太祖而伯禽為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有世室魯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

之意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解詁曰據魯公始封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解詁曰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謹案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者言命魯公以爲周公之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解詁曰生以魯國供養周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日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盡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解詁曰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謹案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

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之心也其不之魯亦猶是心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牲解詁曰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牲解詁曰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犅解詁曰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羣公不毛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駁牲特牡之屬皆可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解詁曰盛者新穀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謹案廩者新陳相雜易嫌于无陽鄭司農注讀如羣公溓之溓溓雜也即讀從此傳文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解詁曰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崩壞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書月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謹案屋者當中當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檐亦天子之制也歷七月不雨則無壞道而壞知其積漸不脩

者久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音義二家經會下有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解詁曰黨所也

所猶時齊人語也謹案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集解曰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黨詁爲所信齊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黨來寄也其義爲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義爲時見是黨訓所轉訓時也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爲諸侯所會榮故加善辭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月者正月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率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言葬齊昭公者與詭諸同義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解詁曰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解詁曰狀如篲蘧案彗之甚而芒氣四出者曰孛其言入于北斗何解詁曰據大辰不言入北斗有中也解詁曰中者魁中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孛者邪亂之氣彗者掃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

所出是時匪文逆墮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讖案五行志曰劉向以爲君臣亂于朝政令虧于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簒弒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

公至自會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解詁曰据言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大其弗克納也不能納料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者大之也先言納接菑于邾婁致晉君之意也後言弗克納專邾婁之義也何大乎其弗克

納晉郤缺率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沛若力勢下行之貌）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解詁曰出外孫也謹案貜且邾婁定公名）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解詁曰指手指言俱不得天之正性徐彥曰舊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猶人之四指貜且猶人之六指皆異于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謹案子稱郤缺也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為四徧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為六此軍中遙相語眾手小指以示郤缺言接菑比之于指如計四數者然也貜且如計六數者然也其實皆以小指喻庶孽耳）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解詁曰壓服也設齊復與兵來納貜且亦欲服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皆大國外孫故言皆貴此對晉人為

婉遜辭云爾 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

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解詁曰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惠士奇曰易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趙匡云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文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易爲繫之以吉哉蓋有過能改聞義能從善之大者非徒无咎而已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于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爲不可相通學者詳之

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據傳言郤缺率師革車八百乘則非將卑師少文

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弗克納者與之實也稱人者不與之文也文曷爲不與大夫

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解詁曰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日者罪不若弒君重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解詁曰據弒其君之子奚齊也

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已己商人也己代舍立乎其位而實即己手刃之與里克殺君之子而不自篡者異後商人遂弒且爲責討賊成之爲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商人有可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爲君而見商人賊爲賊也不日者弒未踰年君正例也董仲舒曰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

己立之己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疾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解詁曰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解詁曰己者己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當各歸其本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解詁曰時子叔姬嫁當為齊夫人使單伯送之〔晉叢淫乎板本作淫于然則曷為

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解詁曰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謹案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解詁曰不稱使者宋無大夫謹案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于內錄之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解詁曰據齊人來歸子叔姬內辭也脅我而歸之

筍將而來也將送也筍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輿中數死已闕八月豈得尸猶可致此

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得有荀名即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本送柩于境上追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歸之者爲內辭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解詁曰大夫不致此致者喜忠臣解也謹案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誦年數亦略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淫罪重爲魯所黜

晉郤缺率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 皆強而蔡無備至日即入其國

其日何 據上下未有錄義兵起文 至之日也 不日則至日入意未顯嫌觸動我文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不序者爲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略外無畧內而錄外公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嫌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畧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据執而歸者當言至自齊閔之也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繫齊人爲別異耳無罪痛之日隱有罪痛之日閔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解詁曰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謹案子叔姬文公母姊而以父母言之者爲內明義孝子當緣父母意恩閔之也爲人子者通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凡來歸

無罪時有罪月子叔姬有罪矣而猶若不殺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恩則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于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為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朋友等夷猶不得其睦將於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無譏而子叔姬之罪不書其詞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子叔姬見兄弟之至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者何恢郭也 解詁曰恢大也郭城外大郭 入郛書乎曰不書 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書圍鄭是也若旁徵左傳則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郛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郛經皆不書 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我數被齊兵聞其入曹郛恐懼震動故書以見文公微弱

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据鄭伯言逃歸不盟不見與盟也齊侯不肯盟也弗及者言齊弗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解詁曰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謹案自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是書者四月以前本為有疾五月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以起無疾不視朔之始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

也無疾不可言也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諱始猶不顯言公始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音義犀左氏經作郪賈逵云公羊作蓾亦與今本不同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毁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解詁曰莊公所築臺于郎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毁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毁之譏各有譏義故築毁兩書自非兩譏即見者不復見也先祖爲之己毁之不如勿居而已矣解詁曰但當勿居令自毁壞不當故毁暴揚先祖之惡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

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賤者士以下也非大夫例不得以名氏見不日者從失德之君不日卒例也）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解詁曰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故重者錄輕者略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討弒君不月者無功不得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復不序者爲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之篇不序

秋公至自穀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爲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繆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音義)罃舊同左氏經作䓨茲从昭五年注校改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解詁曰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弒君譚柴左傳弒之者公僕邴歜與其驂乘閻職是賊者稱人例也商人

弒不去日處曰去日者商人罪已前見宋昭無道未有見也又弒明當葬如不葬懿公者亦從不討賊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遂謀弒赤而請于齊赤毋本齊大夫女非正君甥故不見拒也使來上客而不與介獨此列數之者著得臣之黨于遂而與聞乎弒也與後不日卒相起其罪乃顯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既葬不名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解詁曰据子般卒日不忍言也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解詁曰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何解詁曰据莒人弑其君密州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解詁曰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絶也譏楽此當案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

公羊春秋通義卷五終經傳凡三千五百三十四字

春秋公羊經傳宣公第七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解詁曰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讓案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辭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娶聖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妾子爲君母之黨服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術本徒從也聖姜既薨故不以娶功緦外屬譏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解詁曰卒竟也

竟但舉名者省文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據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據夫人氏欲使去姜

貶曷爲貶譏喪娶也

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解詁曰明下無貶上之義

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解詁曰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服子愼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

其稱婦何解詁曰據桓公夫人至不稱婦

有姑之辭也解詁曰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繫重在遂因遠別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解詁曰是是衞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比于專殺猶似近正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解詁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為摘巢毁卵則鳳皇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藉案臣所以待放者有罪不敢逃其死無罪冀君覺悟猶當用之至於三年君意已審故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君放之非也解詁曰曰無去是非也大夫待放正也解詁曰聽君不去衞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解詁曰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

親也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此權時之宜喪大記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君呼其門則非國有兵事臣釋衰而赴難則禮宜矣解詁曰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閔子解詁曰閔子騫以孝聞要絰而服事解詁曰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解詁曰既事畢卽近也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于君謹案古爾中古自伯禽以來孔子蓋善之也解詁曰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

公會齊侯于平州不致者與惡桓同意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唯於始一見法而已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據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所以賂齊也解詁

非以師徒取故不從彼例直言取也曷為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

日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率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

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據楚子圍宋公孫歸

父會楚子于宋君不會大夫之辭也解詁曰時諸侯爲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謹案新城之盟趙盾嘗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也

冬晉趙穿率師侵柳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解詁曰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

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解詁曰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率師及鄭公子歸生率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再言宋者凡獲大夫皆繫國責其辱國之甚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獆義在六年傳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解詁曰匡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解詁曰据食角不言之緩也解詁曰辭閒容之故為緩謹案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時則存牛禍

曷為不復卜解詁曰据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養牲養二卜一為帝牲一為稷牲皆卜得吉而後養之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解詁曰不

吉者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天牲帝牲在于滌三月解詁曰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於稷者唯具是視解詁曰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謹案此謂既掭稷牲為帝牲則可以隨索稷牲不暇繫牢若其平吉無變雖稷牲固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郊特牲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郊則曷為必祭稷解詁曰據郊者主為祭天王者必以其祖配解詁曰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解詁曰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解詁曰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謹案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示若稷配郊句

能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祔祭新鬼必以昭穆之類是也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爲譏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紼而行事

葬匡王

楚子伐賁渾戎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繆公 徐彥曰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詁曰公爲取向作辭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

秦伯稻卒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鄭靈公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月者爲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妹蓋僖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解詁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情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解詁曰据當稱叔姬爲重大夫私事不當書言叔姬

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禮諸侯大夫嫁女有車馬送之女留其車示不敢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遣使反馬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寧失禮合譏故並書見之又足以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嫁叔姬有失行不得成爲婦甫嫁遽歸故不可也

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解詁曰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徐彥曰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解詁曰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護

案春秋託王者之事見誅賞之法故弒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皆絕正之使不得以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逸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之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弒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槩書

是也單遂之復見從內諱弑故也寗喜里克之屬雖討不當罪要自以弑君之故見執殺非以他事復見不得爲難故獨發難於此

親弑君者趙穿也解詁曰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

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

董仲舒曰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耳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于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

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滋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此乎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廣森謂親弒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親人所惡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弒者有間已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弒君賊不復見之例壹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弒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以盾復見起不親弒之迹則穿之惡仍未得揜爾盾以文誅穿以實誅何以謂之不討賊解詁曰据皆去葬不加弒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獆此晉史斥言趙盾弒其君而左氏記書史亦斥言崔杼弒其君可知內諱弒者爲春秋新意矣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解詁曰辜罪也乎天告冤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爲仁外爲

仁也爲義外爲義也解詁曰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音義）如北監本作而古而如字通左傳見仲而何其義爲如何

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內朝不於法朝之處也解詁曰已已諸大夫也是樂而已矣解詁曰以是爲笑樂謹案左傳戰于令狐之歲靈猶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斯其所爲乃昌邑東昏之類直由少席寵靈未聞教戒藉其位勢肆彼童心至于殺人以爲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莅阼周公輔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斯天永命今趙盾本經綵之主前後左右不與其選諭教無術陷之於惡已則避禍而委君于死誰執其咎矣

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解詁曰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

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解詁曰彼何者怪何等物之辭熟視知其爲畚乃言夫畚者賤器何故乃出尊者之閨乎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解詁曰顧君責己以罪欲以見就爲解也古者士人通曰子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解詁曰赫然已支解之貌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解詁曰主宰割段膳者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解詁曰蹯掌也摮猶擊也摮謂旁擊頭項謹案斗枓也保傅記曰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音義摮音敖摮音敷字或作撽莊子云撽以馬捶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解詁曰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眷出盾人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子爲

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與席士式几(音義)怨讀如怨怨終吉之怨又何焯云怨卽自怨膳宰之事與督讀異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解詁曰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眞當覺悟故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解詁曰怍慙貌慙盾知己過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譙案左傳是鉏麑也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解詁曰焉者於是也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譙案守門曰門守閨曰閨猶漢書云諾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守戶曰戶也上其堂則無人焉解詁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

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解詁曰俯俛頭戸室戸易猶省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衞也甚於重門擊柝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解詁曰滋猶益也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音義祁上支反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解詁曰仡然壯勇貌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解詁曰授君劒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劒祁

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于君所斥呼盾者君前臣名趙盾知之解詁曰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躇階而走解詁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諸案升降階之法涉級聚足者正也施于所尊以疾爲敬則有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盡階二等然後散升若其事有急遽始終散等升則曰歷階降則曰躇階皆非禮之常矣說文解字引此傳爲辵階靈公有周狗謂之獒解詁曰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犬四尺曰獒謹案周狗周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宋猩矣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解詁曰以足逆蹋曰踆音義踆音存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解詁曰甲卯上所道伏甲約勒鬬鼓聲當起殺盾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抱使上車趙盾顧曰吾何以

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解詁曰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槃桑蒲蘇桑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解詁曰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爲與此甲兵豈不爲盾乎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解詁曰之乘卽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矣謹案左傳是靈輒也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解詁曰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解詁曰復大夫位也卽所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所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謹案晉侯天子之邑而穿爲之主將是其人素有無君之心必以犯天子爲可者也諸侯可以犯天子大夫可以犯諸侯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于手刃其君噫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慎與而立成公黑臀

不當立不書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狎猶不書剽立非也君弒自必立嗣君與衛有衎剽二君者異不當推彼解此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其言至黃乃復何解詁曰据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有疾也解詁曰乃難辭也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爲難何言乎有疾乃復解詁曰据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以爲有疾無惡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解詁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敖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仲遂者何解詁曰据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

子（解詁曰据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公子也）貶曷爲貶爲弑子赤貶（貶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得稱字但加字之故傳文未明竊取劉敞之說曰譏世卿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爲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爲可譏奈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解詁曰据罪終隱之篇貶欲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卒年中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解詁曰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曰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譏柔遂卒不日當與得臣同法卒巳則祭日非卒日范武子曰祭于太廟之日而知仲遂卒是也垂猶齊地理不能一日卦至遂卒實在前但必退書日下主譏猶繹之意乃顯）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解詁曰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

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据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据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

萬者何干舞也解詁曰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謹案萬舞有奕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似文舞通得名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尊以爲武舞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爲武舞之證

籥者何籥舞也解詁曰吹籥而舞文樂之長謹案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籥存羽明知萬入去籥者是納武舞去文舞也

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解詁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謹案左傳廢六關莊子廢

一于堂廢一于室其義皆爲罷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知不可祭而猶祭但屏去聲音略存哀死之心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檀弓曰卿卒不繹解詁曰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

戊子夫人熊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師說以爲荊楚將伯中國之驗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解詁曰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謹案頃熊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繫姓不繫氏楚以熊爲氏芈爲姓或其公族屈氏閩氏之屬乃可更以熊爲姓耳

而者何難也言越宿又遲至日中而後得葬

乃者何難也解詁曰謂問定公日下昃乃克葬

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解詁曰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謹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穀梁傳曰葬旣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旣發引至于壙不可因雨而平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霑服失容自當卻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士以上皆爲雨止也昔魏葬惠王雪及牛目有司請弛

期襄王弟許諸惠子託爲漿水嗇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爾不覺葬者禮典之故常春秋之垂訓矣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月者正月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屢也魯鄰於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爲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微者取之

八月滕子卒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爲特襃錄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率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者何晉之邑也杜預以爲鄭邑非也汲郡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河絶于扈是此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解詁曰據陳侯鮑卒不地卒于會故地也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欲見杞伯戊卒于會者是境外之辭解詁曰不書葬者故篡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前有歸惡元咺嫌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絶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郤缺率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 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死何氏青肓以爲泄冶無罪是也〔音義〕泄冶經作洩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 解詁曰據歸讙及僤齊已取不言我 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解詁曰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賦尚屬于魯凡歸邑物例皆時讙案歸地

例上有取文者爲内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崔杼其稱崔氏何解詁曰據齊高無咎出奔名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解詁曰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于周室彊莫大于齊國世卿猶能危之穀梁傳云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嫌族曰卿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以爲舉族死乎

公如齊解詁曰不言奔喪者尊内也猶不言朝聘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解詁曰据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質王之子臣王之弟也不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殊于蔡叔紀季唯尊內亦得言季子耳文繫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

公孫歸父率師伐邾婁取蘱辭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盈不如須朐日者異于公取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卽悉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當世矣

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解詁曰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稟贍振之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解詁曰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甚其惡中國故爲信辭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傳義見成十五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據下入陳稱子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解詁曰辟天子故貶見之卽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諸案蔡人殺陳佗從討賊辭此不爲討賊辭者佗淫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楚非天子之命方伯之位義不得

(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諸專殺大夫書是也)曷爲不與實與(故與于楚子虔)而文不與(故稱人)文曷爲不與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故陳恒弑其君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是也)

丁亥楚子入陳(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過得而弗居故不因上貶文且復錄日以入善義兵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据剽及接菑蒯聵之等皆納使爲君)納公黨

與也解詁曰徵舒弑君寗儀行父如楚訴徵舒楚爲討徵舒而殺之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據葬生者之事君子辭也

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恕陳臣子力不能討假手于楚而討之也不月者淫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劉歆曰旣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凡君弑賊不討不敢葬父弑讐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苫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率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解詁曰据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言不以晉人為直而善楚子為有禮也林父錄名氏反為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父不度德力輕取敗衂中國遂喪故特出主名專見其罪得臣喪夭可以貶稱人者下有奔殺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辭城濮伯莒已明故於此得變文以託別義〔晉義〕不與至禮也舊作一句連讀者非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解詁曰皇門鄭郭門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謂之衢離槃放至也鄭伯肉袒左

執茅旌右執鸞刀解詁曰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解詁曰良善也無善誇有過言己有過于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干犯也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解詁曰沛沛焉者怒有餘之貌諸侯自稱國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喪人喪國之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耋老謂其卿大夫解詁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綏安也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解詁曰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為惡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

面而微至乎此微署也深入國邑而言署至乎此遜辭也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手旌手持師節也周禮曰析羽爲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子重楚左軍將公子嬰齊也解詁曰南郢楚都不能二千里言數千里者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諸大夫死者數入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解詁曰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謹案司馬法兵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廝汲謂之役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蘇林曰廝取薪者也古廝與斯通詩云斧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扈圉也傳言鄭扈樂是也漢兒寬爲弟子都養而鄭君讀易兒爲養以爲無家女行賃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矣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杅盂也皮所以爲幣杅積

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晝幣有餘也此與漢書云粟陳腐不可食錢貫朽不可校其喻相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以明今伐鄭致有損喪固其所也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解詁曰篤厚也本所以伐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解詁曰從服從善用心曰詳何日之有猶無有曰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故經以楚爲客晉爲主也救鄭不書者舉重與戰不言伐同例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解詁曰淹久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言避晉將爲天下羞令之還師而逆晉寇左傳曰改乘轅

而北之是也晉稱冠者敵國辭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解詁曰時晉乘舟度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墮舟中身墮邲水中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而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解詁曰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令之還師而佚晉寇緩晉師令得逸去也已上並申明與楚子爲禮之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解詁曰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

謹案莊王行進於中國乃純以中國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日始於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考之左傳是晉先縠宋華元衛孔達也大夫而專同盟於是始故壹貶稱人疾之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解詁曰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圍例不月九月爲此葬出也日卒則月葬月卒則時葬是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上楚鄭平不書大其平乎己也解詁曰己二大夫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楚右軍將公子側也解詁曰堙距堙上城具謹案距堙築土爲山以闚望者也左傳曰堙之環城傅於堞司

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解詁曰析破骸人骨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解詁曰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音義）柑音箝使肥者應客解詁曰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解詁曰猶曰何太露情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解詁曰矜閔幸僥幸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解詁曰諾者受語辭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解詁曰反報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

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先勉受子反語言將舍宋止而弗攻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繼乃道王本意終弗舍而止尅其憊甚七日不解必內潰云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解詁曰大其有仁恩此皆

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解詁曰据大其平平者在下也解詁曰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謹案平在側舉國獨此稱人故知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專道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猶不與所以醇事君之義杜要上之漸凡平而後有反復者月信者時與盟同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何以稱子据赤狄君未嘗見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亾爾足以亾其躬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解詁曰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亾也解詁曰以去俗歸義亾故君子閔傷進之謹案所閔之也小國君猶未名名嬰兒者亦以行進錄之

也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日惡其虐之甚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解詁曰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弒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譏案春秋文不空設皆爲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貴戚之禍觀於三世內娶知外戚之禍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古者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藉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爲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公用田賦以後耳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順經意有從殷之質故取法其善者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解詁曰奢泰多取于民比于桀也寡乎什一大貉小貉解詁曰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解詁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

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藉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戸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

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

頌聲作矣

冬蝝生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解詁曰蝝卽蝝也始生曰蝝大曰蝝

蝝生不書釋所以未有言蝝生之意此何以書幸之也釋此言蝝生之意

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

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上上文也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蝝應變而生故始生未爲災而卽書之幸其見譴咎之蚤宜於此時立履擺變動深察天意而大改過則必有金穰反風之應宜公不能卒致凶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子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此之謂也董仲舒曰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于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于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儆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爲幸國莊王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于山川曰天其將亾予邪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夫災之應

過而至也異之驗則可毀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謝災〔音義謝北監本作榭〕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解詁曰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謝講案成周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周漢地里志曰河南故郟鄏地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書所謂又卜瀍水東者是也成周非王居而宣宮在焉者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謝讀如序則物當棟之

序謝之言射也堂後無室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解詁曰據宋災不別所燒樂器藏焉爾解詁曰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難更還成周作傳者據時言之故號成周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鄭之地謂之新鄭云爾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火爲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新邑于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天道不遠三五復反向使周人寅畏讁異修政更始興宣王之禮樂則子朝之亂必不作必可以無居新周之事傳所以深探經旨上本天意稱言約而取義遠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晉儒王祖游譏何氏黜周王魯大體乖硋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者也

秋郯伯姬來歸來歸者出也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也始嫁不書者容郯子爲世子時歸之

冬大有年税畝而饑所以譴君也繼饑而旋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恒税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無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爲與賢比肹責輕故葬但不月而已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顧氏師以爲是十四日食案史記漢文帝二年亦十二月望日食陰陽之異容有非可理度意測者但此傳無明文未知其本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是盟同欲

仇齊而不與信辭者

傷中國無伯之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解詁曰稱字者賢之

宣公簒立叔肹不仕

其朝不食其祿

終身於貧賤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解詁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

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師者刺鄫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

甲戌楚子旅卒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解詁曰故卽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還者何善辭也善曰還不善曰復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其事成十五年傳詳焉墠帷哭君成踊解詁曰埽地曰墠將祖踊故設帷重形也踊辟踊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三日

五哭踊之禮禮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

反命乎介解詁曰因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爲上介以士爲衆介自是走之

齊解詁曰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謹案檉宋地故不言出遂在外也不日者無罪也以歸父公子慭與敖紇僑如數之可決內大夫奔有罪日無罪不日例

公羊春秋通義卷六終

經傳凡三千八百七字